

学习鲁迅革命到底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 革命到底

(续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 革命到底

(续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5,000

1973年4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 10171·192 定价: 0.31元

毛主席语录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目 录

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文风	钟 彬 (1)
学习鲁迅的革命文风	岩 达 (7)
文风与路线	袁桥文 周溶泉 (9)
刺破青天锓未残	
——读鲁迅后期杂文	陈鸣树 (11)
砥柱触天立中流	
——学习鲁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反潮流精神	嘉 铭 (22)
“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学习鲁迅揭露反革命两面派的方法	孟云来 (32)
“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学习鲁迅的自觉革命精神	闻 震 (36)
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	石 益 范 钟 (40)
学习鲁迅严格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	鲍定文 (44)
敢于解剖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方若蔚 (49)
自知之明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任理实 (53)
不务空名	马保瑞 (57)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辽宁师范学院写作组 (60)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王显尧 (64)
历史的巨轮决不停运	
——学习鲁迅对待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宗 廷 (67)
学习鲁迅艰苦奋斗为革命	成志伟 (70)

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李庆民(73)

剪除恶草 灌溉佳花

——学习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陈国正 田永海(75)

前台的眼泪要识破 后台的杀机尤须防

——读《马上支日记》有感常反修(81)

读鲁迅《写在〈坟〉后面》余树森(83)

戳穿反动人性论画皮的匕首

——介绍《文学和出汗》谢超玲(89)

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鲁迅革命的青春

——读《“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札记世 洁(91)

撕破“假面” 扫荡“甜药”

——介绍《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丁 了(100)

阶级分析使走狗本相毕露

——介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史 正(103)

深沉的哀悼 勇猛的战斗

——介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方 炼(106)

刺向敌人心窝的投枪

——介绍《“友邦惊诧”论》铁 耕(109)

读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阎树鹏(112)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介绍《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徐春发 王志喜(116)

透过“字面”揭出“精髓”

——介绍《崇实》赵 布(119)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读《经验》金先盛(122)

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

——读《伪自由书·后记》……………仲闻熙(125)

认真读书 看清方向

——读《中国文坛的悲观》随感……………世洁(133)

戳穿“慈善家”的假面

——读《倒提》有感……………施刚(136)

掷向唯心史观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投枪

——读《门外文谈》……………向思源(139)

画出了反动派形形色色的鬼脸

——读《准风月谈·后记》……………倪墨炎(145)

要懂得认识自己的困难性

——读《论毛笔之类》札记……………李详(150)

读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钟寒(154)

坚持真理 砥柱中流

——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刘祯祥(160)

永远忠于人民 决不宽恕敌人

——介绍《死》……………史忱(166)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记……………陈培之(169)

后记……………(172)

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文风

钟 彬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的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高瞻远瞩、所向披靡的战斗杂文，是他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也是无产阶级战斗文风的一面鲜艳的红旗。

文风，是作者的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精神面貌的反映。提倡什么文风，反对什么文风，总是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相联的。

分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使鲁迅的战斗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

无产阶级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总是光明磊落，决不含糊。一九三六年六月，托派分子妄图利用周扬一伙对鲁迅的疯狂诬陷和围攻，化名给鲁迅写信，以极“左”面目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离间党和鲁迅的关系。在这内外夹攻、浊浪排空的恶劣气氛中，鲁迅没有丝毫的惶惑和动摇，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托派的反革命阴谋，奋笔怒斥托派所吹嘘的“高超的理论”，只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针对托派对

党的攻击，鲁迅就庄严宣布：“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敌人的憎恶和蔑视，表述了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在原则问题上，鲁迅从来就是这样壁垒分明的。

鲁迅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搏斗中，为仇为友，了了分明。在向恶势力顽强战斗的征途上，对自己思想上出现的矛盾或问题，也是襟怀坦白，毫不掩饰。他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又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无产阶级的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增长起来的。鲁迅十分憎恨那种“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渣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这种人说话、写文章，只会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用一些名词、术语来吓人。鲁迅的杂文，却从没有板起脸孔来教训人，而是和读者交流思想感情，使人感到平易亲切、真挚感人。他在《二心集》序言中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在鲁迅的这些充满深刻的自我解剖的文章中，不仅表现出追求真理、热爱人民的宽广胸怀，而且生动地展现了他思想上的飞跃。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和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使他这面战斗的旗帜越来越鲜明，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也磨炼得更加锋利，解剖起敌人来更加应用自如。

鲁迅战斗的一生显示了这样一条规律：真理只能在斗争中

发展。真理的旗帜越是鲜明，就越能团结、教育群众，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摆事实，讲道理，充满了辩证法，这是鲁迅杂文战斗文风的又一重要特征。

鲁迅一贯坚持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恐吓和辱骂。鲁迅对周扬一伙承袭叭儿狗文人惯用的那套诬陷、造谣，肆意谩骂等卑劣行径十分憎恶，严正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即使“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也要“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作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因为真理在手，无所畏惧，就敢于摆事实，讲道理。注重于“论争”，就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因此，鲁迅强调要知己知彼，尤其要“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惟其如此，才能了解和熟悉各方面的底细，对问题作出透彻的分析，揭示问题的本质，使文章具有驳不倒的论辩力量。而周扬一伙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内心空虚，不敢正视现实，害怕暴露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靠造谣、恫吓，玩弄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混日子。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杂文、通信中，对这伙借革命以营私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尖锐地指出用诬陷、恐吓和谣言等蛮横卑鄙的手段来格杀抗日的力量，是“近于‘内奸’的行为的”。

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不论是揭露反动阶级的血腥统治最后必将自食恶果的历史规律，还是对历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王道”和“孔家店”的批判，或是分析革命洪流中经常出现

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现象，或是论述理论和实践、文艺和革命、读书、作文、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右摇摆等问题，都能揭示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例如，鲁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是十分重视的，但对单关在房子里“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却十分厌恶。他曾几次用俄国诗人叶遂宁和梭波里碰死在自己所讴歌的现实上的典型事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因为“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这个切中要害的精辟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不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纠正脱离实际的空谈或幻想，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那必将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撞得粉碎。

跟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当时《申报》副刊《春秋》曾发了这样一通妙论：“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象这西瓜一样”。鲁迅十分厌恶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表演和骗人的“英雄话”。他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这既通俗明白地说明了“平凡”和“伟大”之间的辩证关系，又勾画出那些捶胸顿足、故作激昂、本意却在转移和冲淡真正抗日要求的骗子们的嘴脸。鲁迅敏锐地感觉到，打着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旗子，贩卖片面、极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破坏革命事业，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十分阴险的反革命策略。鲁迅曾提醒我们，对那种别有用心的高论，要十分警惕，防止从思想上“自己

缴了自己的械”。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是以右的或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惯于把问题引向极端，讲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话。他们的这套把戏，完全是鲁迅笔下那些魑魅魍魉的故技重演。学习和发扬鲁迅的严肃的战斗的革命文风，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能够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使一切狠毒狡猾的敌人永无可乘之机。

鲁迅杂文战斗文风的又一特点是：精练、生动、朴实有力。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说：“蒙胧”和“难懂”是做骗人文章的“秘诀”。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白描”，就是用精练生动、朴实有力的语言，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鲁迅用他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无数神情毕肖、呼之欲出的旧社会黑暗势力的鬼脸，确是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诸如“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姿态的“叭儿狗”；猖狂吠而卑劣无能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手段无耻而本钱不足的“革命小贩”；嘁嘁喳喳，以嗡嗡营营为能事的“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等等，虽则寥寥数字，却“以一目尽传精神”，把敌人最本质的特征生动而逼真地勾画了出来。这些用语一出，好象烙印到了被批判者的额角上一样，就是带到坟墓里去，也永远无法洗刷。这种巨大的艺术才能，是鲁迅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严肃的创作态度的结晶。

鲁迅的许多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意味隽永，善于用精练的文字，表达十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一点，和他重

视学习民间文学和劳动人民的语言分不开。他说：“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他非常重视“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他以乡下农民对一个名不副实、演技拙劣的“群玉班”的讽刺，无情地嘲笑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群众中的破产。鲁迅的杂文中，许多生动、形象的譬喻，谚语、寓言、民间故事等的巧妙运用，以及“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战斗本领，看来仿佛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一点不花气力似的，其实这些文章虽短，他却是绞了许多脑汁，又看了许多参考书的。鲁迅曾经说，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从这含意深长的话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为了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花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学习鲁迅的战斗文风，就要象鲁迅那样，在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积极参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和革命共同着命运”，自觉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忠实代言人。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学习鲁迅的革命文风

岩 达

鲁迅的杂文，篇幅短小而内容精粹，在中国文学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我们要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就应该认真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文风。

鲁迅写杂文，是为了适应革命的迫切要求。急剧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要求有迅速反映它的文学形式。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或者“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呢！为了迅速参加战斗，打击阶级敌人，鲁迅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奋然以他匕首投枪般的杂文，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在迅猛发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鲁迅这种重视用短文反映现实斗争，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文风，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光大。

鲁迅写杂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于大家有益”。当时，有些“高超的学者”鄙薄杂文不是文学的“正宗”，文学史上没有杂文的“位置”，劝人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写什么“光辉灿烂”的“史诗”。然而鲁迅却坚决表示，绝不“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而宁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尽管只有“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它是“于大家有益”的东西。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那些利欲熏心的“高超的学

者”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现在有些作者，一动笔就想着“大标题”、“大版面”，在报刊上占据显著的位置。这种庸俗卑劣的心理，同鲁迅讽刺过的“高超的学者”们，不是有相似之处吗？

鲁迅写杂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那些封建余孽、反动文人一齐向鲁迅扑过来，妄图用一些条条框框，来“束缚”和“限制”鲁迅。但是鲁迅绝不受他们的束缚和限制。鲁迅自豪地宣称：“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鲁迅在与新旧八股文风的斗争中，表现出的硬骨头性格和反潮流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鲁迅写杂文，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杂文虽短，但文短而意深。要把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道理熔铸在精炼的篇幅里，写出精粹的文章，非要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上下一番苦功不可。当时，有人妄图贬低鲁迅杂文的价值，说什么杂文很短，“容易下笔”。鲁迅回答说：“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他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是并不随便的。”鲁迅的杂文是辛勤劳动、精益求精的艺术珍品，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那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和大块文章，不过是信口雌黄的胡说八道而已。

“战斗正未有穷期”。让我们踏着鲁迅的足迹前进，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风而努力奋斗！

（原载《山西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

文风与路线

袁桥文 周溶泉

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文风是鲁迅的一贯精神。对于那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的“空洞的高谈”，鲁迅是深恶痛绝的，指出这只不过“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的文风，尖锐泼辣，旗帜鲜明，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一定的文风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风反映了路线，路线决定着文风。在三十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鲁迅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使鲁迅的杂文形成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闪烁着灿烂的光辉。鲁迅的杂文，不是案头的清供，也非消闲的果子，而是锋利的解剖刀，解剖了旧社会的奇形怪状；也是“小小的显微镜”，透视了各种丑类的卑鄙龌龊。在他的解剖和透视下，麒麟皮下的马脚，正人君子后面的指挥刀，狮子身上的害虫，“战友”手里的暗箭，都无法遁形，暴露出丑恶的嘴脸。

鲁迅的文风，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映；而那些“借革命以营私”、干着“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骗子手们，写起文章来就“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神气十足，装腔作势，搞吓人战术。刘少奇一类骗子，由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文风上也必然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他们推行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服务。他们惯于选用副

词、滥用形容词，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等等；一段黑文之中可以连用十多个“最”字，以及“大”、“特”之类，什么“最大，不是大，也不是比较大”，生造谁也不懂的语句，哗众取宠，又长又臭，活象懒婆娘的裹脚。毛主席指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无赖就在于他们不掌握真理，专靠吓人和骗人来遮盖其反革命面目。

鲁迅说过：“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的革命文风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思想作风好，文风才得正。鲁迅对敌人毫无姑息，一息尚存，战斗不止。他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剥去所谓“战友”的画皮，在重病去世前不久，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仍字斟句酌，全文不到一千字，言简意明，寓革命深情，致敌人死命，革命意志无比坚定，革命文风格外鲜明。我们只有从路线斗争和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文风问题，才能认识整顿文风的重要性，才能自觉努力，逐步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